

解决“晋官难当”的钥匙在哪里

■热点纵论

去年山西临汾市的“襄汾溃坝”事故,直接导致时任山西省省长的孟学农去职,孟学农所留“晋官难当”成为四字真言。“襄汾溃坝”事件后,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至今,代市长罗清宇主持工作已半年,目前仍无适选任市委书记。

(3月31日《新文化报》)晋官之所以难当,很显然,就是不断发生的安全事故,已经成为官员们的心病。在官场问责制越来越明晰化的今天,带血的经济不可能再简单

地成为官员政绩了。然而,打着血酬烙印的黑色经济却并未绝迹。事实上,从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到林林总总的大小矿难,都展现了资本无道德这可怕的一面。显然,这样的经济形态与权力乱象又始终都是捆绑在一起的。

报道中说,临汾为官之难,更在于当地各种地方利益盘根错节,“空降”的领导很难理顺各种关系。“不在这里经营个十年八年,很难撼动地方势力。”这实际意味着,“晋官难当”,就在于这里的官员缺乏一种与地方利益集团博弈的力量。那么,为什么

官员到了这里,就没有这种博弈力量呢?到底是派到这里的官员本身就不是“德才兼备”呢,还是这里的地方势力太过强大?

很显然,过度夸大地方势力的强势,并不符合权力透明与法治的本义。权力运行透明是保证法治施行的关键动力。也就是说,“晋官难当”,说到底,还是在于法治和权力制衡在这里出现了严重的失灵。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问责制是官员头上的紧箍咒,但仅仅盯着诸如《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之类的问责惩罚制度,而不注重把权

力运行纳入到公开透明的轨道中,最终就会陷入“官难当”的迷局。“晋官难当”不能成为官场的“地域歧视”,反而应该成为一个选用德才兼备官员提升权力品质的试验场。公开透明是个好东西,关键就是权力能不能真正尊重并运用好这个好东西。权力之所以沦陷,就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一些地方血酬经济之所以盛行,就是因为权力成为了利益的附庸。解决“晋官难当”这个问题的钥匙,只能是权力运行的进一步公开,权力监督的进一步完善,除此,别无他途。(单士兵)

外来人口奋斗的意义绝不只是纳税

【中国观察之榘榘专栏】

广东省流动人口管理将进行重大改革。据《广州日报》3月31日报道,《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已提交人大审议,修订草案的最大特点是,居住证制度将向居住证制度转变。草案还规定,外来人口连续居住5年,其子女入托、入学可享受与常住人口同等待遇;连续住7年,可申请常住户口。

消除户籍门槛,实现教育公平,是公民社会的基本要求。然而改革尚在进行,目标还很遥远,很快就有悲观的论调传来。

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律师认为:政府财力不够,目前义务教育的费用都留在学生的户籍所在地,没有转入常住地。如果政策太宽松了,流动人口子女都涌入,学位肯定不够。广州市人大代表、华南师范大学

副院长陈雪说:将所有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学问题全部解决,地方政府的财力能否承担?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满足本地子女入学的学位都非常紧张,怎么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同等待遇呢?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但也不新鲜。在浙江瑞安推行外来人口同城待遇时,我们听到过这种论调;在深圳推出居住证制度时,我们也听到过;在社会各界呼吁解决外来人口子女的公平教育问题时,这类论调往往是质疑改革的最强音。事实上,这一貌似理性的质疑根本站不住脚,其显著特征便是“本地优先”,视外来人口为二等公民,认为在政府财力许可、学位充足的情况下,才能考虑外来人口子女的公平教育。在这种思维之下讨论外来人口子女平等入学议题,得出的结果往往是“困

难总比办法多”。但如果我们从公民平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结论恐怕就完全不同了。

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学位总不能永远都一成不变,永远都是紧张的吧?为什么在收赞助费时,突然又有学位了呢?同样是公民,为什么一部分人要花钱“赞助”才能获取学位?既然学位紧张,那就多建学校,增加学位好了。请不要再说什么“财力不足”,因为这一理由已经日渐苍白了——外来人口为本地财政贡献的税收,为获取学位赞助的经费,难道不是用来为他们服务的?外来人口奋斗的意义,绝不只是纳税,也决不只是为了让本地孩子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让自己的孩子去条件艰苦的打工子弟学校。

在同一居住地连续居住并缴纳社保费5年以上,有固定住所、合法就业或经营证

明,依法纳税——草案所述的这些条件足以说明一些外来人口的贡献所在,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贡献绝对足以换取一个公办的学位。如果学位不够,政府即使停建部分公共项目,也应当优先建设学校。“学位不足”实在不该总是被人拿出来事。

一遇到户籍制度的改革计划,就预设困难,而不是寻找办法,是典型的“懒政”思维。教育公平事关社会公平和国家发展大计,务必大刀阔斧,迎难而上地完善之,而不是消极地等待所谓时机。希望社会精英们秉承“办法总比困难多”的积极思想,多为改革出谋划策,少发消极言论。期待广东的这次改革能越过阻力,实现目标,为全国做一个好榜样。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

财产公示要试点也要整体推进

■公民发言

湖南浏阳市纪委下发通知,明确今年将建立起官员中报公示廉制度。市领导干部的个人收入、个人财产、配偶及子女从业、就学、出国(境)、外出旅游、婚丧操办等,都要通过媒体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务员对此反应不一,有人表示公开全部财产这一做法与法律规定

的保护公民隐私权冲突。(3月31日《长沙晚报》)浏阳市的举措比阿勒泰地区与浙江慈溪市推出的官员财产公示有了两大进步:一是不如实申报者将面临严厉处罚,二是将申报公示的过程第一次对接到媒体。这两招若能有效执行,杀伤力必然不小。浏阳的官员财产公示有了

新的看点,这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它也让我很焦急:什么时候我们的官员财产公示才不再局限于这些偶然性很大的试点呢?实际上,官员财产公示,在我国早有立法立规的民意与“官意”的动议,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几乎年年均有代表委员呼吁,尽快将官员财产公示制嫁接到防腐的层面。但20多年过去,仍然难见权威机构的实质性迈进。

官员财产公示需要试点,但更需要整体上的推进,否则的话,越往后拖,阻力将会越大。当前,在地方试点的同时,我们也要大胆迈开《公职人员财产公示法》的立法脚步。世界上成熟的相关法案不少,我们可以据国情予以取舍,并在立法过程中最大限度吸纳民意。(周明华)

公交超载,要修改的也许是法律

■公民发言

历经两年零3个月,备受关注的云南省首例公交车超载被罚案有了再审结果。曲靖市中院作出再审判决,认定公交车超员属违法行为,驳回两名司机的上诉请求。

(《生活新报》3月31日)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任何机动车都不允许超载。而从现实角度看,却问题多多。比如这两名受罚司机就挺冤的:公交部门要求公交车逢站必停,不得甩站、甩客,交警部门又要求公交车不得超载,让公交司机如何是好?再比如,以目前之国情,公交车不超载几无可能。

法律需要被遵守,但如果一条法律规定脱离了现实,那么需要修改的则是法律,而不

是让现实刻板地服从法律条文。从现实角度讲,一方面,眼下要求公交车不超载几无可能;另一方面,公交车超载未必意味着不安全,因为公交车的速度一般很慢。

着眼于现实,我们会发现,一刀切地禁止包括公交车在内的所有机动车超载,把对长途客车的要求套在城市公交车身上,这样的法律规定未免太笼统,没有顾及到不同机动车的性质和特点。因此,我们或许有必要对相关法律规定加以修改,或者放宽公交车的人数核定,或者允许公交车适当超载。

法律规定因为脱离现实而被虚置,致使法律尊严受损。与其这样,不如让相关法律规定放下身段,以适应公交车普遍超载的现实,这样反而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晏扬)

兄妹变情人,以惨烈结局收场

2008年6月14日零时30分,江西省靖安县商贸大世界一家住户发生火灾。时隔半个时辰,同城一名男子刺喉自杀。经警方侦查,自杀者正是纵火者,他与失火家庭曾是好朋友,在发达的时候,还曾慷慨资助过对方。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要由好兄弟变成生死仇人?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段令两个家庭分崩离析的情感纠葛,浮出水面。

凶手竟是被害人兄弟

2008年6月14日零时30分,江西省靖安县的夏夜,鼾声轻轻。居住在县城商贸大世界G号3楼的三峡移民黄宝墨一家五口睡得正香。

突然,静夜里“轰隆”一声巨响!住西卧室的黄妻周晓莉第一反应是“发生火灾了!”压根没想到自己的房子着火了。

吐着信子的火蛇正“嗖嗖”游进他们卧室!梦中震醒的黄宝墨,一骨碌从床上弹起,他踢开被热浪挤压的房门,随之猛烈的火球扑面滚来。被大火浓烟熏呛得剧烈咳嗽的周晓莉,恐慌中怎么也找不着睡在他们中间的七岁男孩小黄帅。

夫妻俩捂住鼻子,不顾一切冲到客厅。这时,通往外面的铁防盗门已被大火烧红堵死,只有双双暂避洗手间。值得庆幸的是,住东卧室的大儿子黄坚和他81岁的瞎奶奶早躲在这里。老人是刚巧从洗手间出来,被火里逃生的大孙子拦回去的。而小黄帅的生死未卜,更加揪紧了全家人的心。

火魔张牙舞爪狂笑着,横冲直撞,以摧毁一切的力量,穿

室过厅,直逼厨房洗手间。

千钧一发,黄宝墨冒死返回火光迫至的厨房,拼尽平生气力,撕开临窗的铁纱窗,两手伸出坚固的铁防盗罩窗外,大呼救命!

不到5分钟,接到邻居报警的119救火车风驰电掣赶到现场。经县消防官兵的奋力扑救,大火在半小时全部熄灭。

在这场火灾中,黄宝墨家中所有的财产,全部沦为废墟。夫妇俩身上严重烧伤,小黄帅窒息而死。真是家破人亡,惨不忍睹。

和消防大队一起,刑警大队同时介入了对“6·14”大火起火原因的调查。

现场勘查,排除了家用电器漏电、电线线路短路以及其他明火起火的可能。经现场提取的检材作“GLIMC”检验鉴定,“室外门口提取的塑料残片和白T恤衫中,检出汽油成分。”汽油是从室外的防盗门和门框上端(85cm×10cm)缝隙中流入室内的。警方断定:这是一场人为的火灾!

就在专案组全力投入到“6·14”大案侦破中,当天早晨5点10分左右,有人报案称,一名光着上身的中年男子在城北解放堰河滩上被刺,被害人咽喉部有三道深深的刀口。因失血过多,人已奄奄一息。经辨认,伤者名叫黎杨柳。

警方综合专案组反馈上来的线索,当机立断,把两件同在“6·14”这天发生的命案串连起来,并案侦查。

18小时后,两大命案真相大白。令人大跌眼镜的是,“6·14”放火案的犯罪嫌疑人竟然是被害人黄宝墨的铁杆兄弟,也就是企图在解放堰河滩刘喉自杀的黎杨柳!

兄妹情演变成婚外情

2000年5月,黄宝墨一家五口从重庆市云阳县移民到江西靖安,重建家园。

初来乍到,举目无亲,黄宝墨和周晓莉就在他们居住的楼下菜市场,操起了杀猪卖肉的老本行。人地生疏不说,经营买卖,不止要忍受同行挤压,有时,丰盈貌美的周晓莉还要忍受个别顾客的非礼。

一次,她在称肉时,胸脯被一个一看就令人恶心的“黄板牙”用力捏了一下。她皱眉骂了句“流氓”,立即招来几个汉子围攻。软弱无能的丈夫赶过来又赔笑脸又说对不起,好不容易才把这伙人打发走。

2006年10月,云阳县新津乡黎杨柳携妻带女从湖北、广东辗转靖安,和老乡黄宝墨夫妇相识了。月是故乡明,情是老乡真。于是,黄、黎两家一起合伙打理肉铺生意。39岁的黎杨柳,一头飘逸的中分乌发,一张酷而生动的方脸,一副扎实的有力的腰板。加之干活卖力能吃苦,深得黄、周夫妇厚爱。

为进一步巩固和亲密关系,黄、黎两家还分别按年龄大小,在酒席上颇为正式地进行了结拜。黎杨柳得知晓莉和自己都碰巧排行“老三”,固执地要和她以“三哥三妹”相称。

结拜后,黄、黎两家的生意如虎添翼,财源滚滚,令本地同行刮目相看。

自从两家共同经营后,再没人敢欺负周晓莉了。晓莉暗暗拿黎杨柳和丈夫作比较,渐渐对自己的男人拉下了脸,埋怨他不懂浪漫,不懂女人心情,十个男人九粗心……妻子的唠叨不满,让黄宝墨感到纳闷,

“我三更起断黑归地操劳,到底错在哪里?是我养家糊口重要还是你风花雪月重要?”

仿佛和晓莉心有灵犀,黎杨柳也常埋怨自己的妻子吴静。吴静一副哭丧脸,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更别说有共同的语言。和漂亮温柔的三妹相比,他的糟糕之妻吴静只会辛辛苦苦作,不懂温柔体贴。

为使“好”梦成真,他开始不择手段向周晓莉发起进攻。2007年10月的一天中午,摸清黄宝墨活动规律的黎杨柳,贼似的溜进了周晓莉家,全然不顾她瞎眼婆婆在场,将正在厨房做饭的三妹一把搂住。突如其来地风暴,让周晓莉脸煞红云慌了神,下意识地反抗:“不要,不……要”,整个人却不由自主地歪在对方怀里。

就这样,哥妹情不可遏制地演变成婚外情。

黎杨柳找着各种借口,让老实巴交的黄老弟一个人凌晨3点去杀猪,自己则利用这段时间来他家“填空”……

2008年五一节,黄宝墨照旧凌晨3时出门杀猪。早已在暗处守候的黎杨柳发信息让三妹开门。两人正缠绵,黄宝墨来电话了,说是要回家拿屠宰证。

周晓莉惊慌失措,忙叫黎杨柳快走。谁知胆大包天的他只是抓了件衣服躲进她大儿子卧室,他要等黄拿屠宰证走了接着“复习功课”。

刚躲好,黄宝墨就进屋了,“黎杨柳来了吧?”丈夫一语击中要害。

软弱助长包天色胆

原来,当天凌晨3点,黄宝墨打着哈欠骑电动车到食品公司去杀猪。行至森林大厦,他突

见一辆熟悉的摩托车停在他家不远的水果摊旁。那是黎杨柳的车!联想最近耳朵里灌进关于妻子和他的风言风语,黄宝墨顿时警觉起来。

拉开距离,尾随其后,果然,黎杨柳上了他家楼梯。黄宝墨怕吓着妻子,想想还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谎称把屠宰证忘在家里了。

只听电话那头传来周晓莉恐慌的声音,“快下去,我老公来了!”因为太过紧张,她说话时竟忘了捂住听筒,被丈夫听了个一清二楚。

那天凌晨,周晓莉如实交代了自己和“三哥”交往的全过程,并表示今后决不单独和黎在一起。

为保全家庭,黄宝墨对妻子采取了内紧外松的政策。两家不可能再在一起合伙经营了,老乡加兄弟的情谊也一刀两断。

近在咫尺,如隔天涯,黎杨柳按捺不住了!2008年6月,他厚颜无耻地找上门来,当着黄宝墨的面对他妻子说:“我还是想你,就这样不来往,我受不了!”

而黄宝墨却说:“只要你好自为之,我们还可以做兄弟。”

黎杨柳一次次反客为主又是上门又是打电话发短信地训斥和威胁他,而黄宝墨总是一次次默不作答,更不会奋起反击。

出事前三天的清晨,周晓莉和两个儿子在他们楼下一家饭馆吃早点,黎杨柳见状刚坐过来,就被黄宝墨发现,以“送肉到宝峰镇的班车上”为由把妻子支走。

在菜市场肉摊上,黄宝墨把周晓莉骂哭两次。黎杨柳咬牙切齿,把黄宝墨往死里恨! “既然生不能在一起,就

死在一起吧。”

黎杨柳萌发了带苦命的三妹一同上天堂的念头……

烈火照亮地狱之门

2008年6月14日凌晨零时,满脸杀气的黎杨柳,腰插一把杀猪尖刀,肩扛两塑料壶(20升)汽油,出现在黄宝墨家门前。黑暗中,他把一根两米长的软塑管,一端插入汽油壶里,一端插入黄家防盗门上面的缝隙中。汽油滴洒声中,他干脆脱了白T恤衫赤膊上阵。

两壶汽油穿过防盗门,静流入黄宝墨家室内。黎杨柳掏出打火机,当他眸子里射出的凶光 and 手中打火机跳动的蓝光一触到外端的软塑管,管子泥鳅似的“呲溜”一下滑进屋里,随之便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黎杨柳一路狂奔,一口气跑上停在土地局东侧河边的微型货车里。喘匀气后,他给妻子吴静发了条“老婆,我对不住你!请带好两个女儿”的短信。又给远在广东的弟弟黎杨春打了个“帮着照顾一下三嫂和两侄女”的电话便关了机。

黎杨柳一头扎入咆哮的激流中。不一会儿,又被浪头打上浅滩。一身透湿的黎杨柳,气急败坏地爬上城北解放堰闹房。他背墙坐正,仰天喊了句“三妹,等我!”挥刀朝自己的咽喉部刺去……

清晨5时15分,黎杨柳被接到市报警的110警车和120救护车紧急送往县人民医院,经抢救脱险。

6月17日,黎杨柳因涉嫌放火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6月30日,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据《上海法治报》